



# 在翁城遇见李白

图/文 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 通讯员 邓存波

一群砍甘蔗的人，男的砍，左手握住一根青皮果蔗，右手举起一把铁铲（像一把凿子），手起凿下，用手一扯，一根几斤重的甘蔗乖乖躺下……女的绑，两个铁架架两头，甘蔗横卧在上面，十根八根就一捆，专业人的手脚，非常麻利，搬运装车……如此诗意般的劳动场景，让人心潮澎湃。

夕阳西下，一抹余晖洒满了甘蔗林。勾勒出大货车装甘蔗的剪影。一位身穿白色汉服的男子，他是“李白”，翁城的一位“诗歌朗读者”，为打造“翁城，中国诗歌城”的文化品牌，他站在凛冽的寒风中，正在为砍甘蔗的农民兄弟读诗。

一辆辆装满了甘蔗的大货车，迎着残阳，驶往远方……

翁城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甜。这是翁城最甜的季节。也是最有诗意的季节。韶关市的翁源县翁城镇，不算大，一百四十多平方公里，三万多人的小镇，给人的感觉却是如诗如画般美丽动人。

进了翁城，你必须停下脚步，陪“李白”，一起读一首诗，再走。

翁城这个地方，山拥抱着城，城陪伴着山。山是丹青妙写画出来的山，城是“李白”带着翁城的孩子一起写出来的诗城。翁城真的像一首诗。腊岭不高，七百多米，阳光之下，如腊如雾，在翁城人的心中，它就是一首童谣；一千年的翁城，詹源庙驻在半山腰，像一位历史老人，见证着翁城的沧海桑田，山回路转，柳暗花明，见证着今天翁城正在发生的奇迹，这是一篇令人奋进的历史长卷，一首当代人写的抒情长诗……

翁城的“李白”，他的真名叫朱海文，他来自“塞外”，带着伊犁的风情，夹着西安的文脉，和着深圳的传奇，七年前跟着翁城人的妻子，活成了翁城人心中的“李白”，活成了翁城人的一首诗，活成了翁城孩子的一座高大无比的、充满想象力的“腊岭”。

进了翁城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都有“李白”的身影，都会无意间遇见“李白”。他穿着一身专门为“李白”量身定制的白色套装，留着一缕胡子，手中拿着一本《翁城孩子的诗》，为翁城人读诗。谁家的孩子喜欢写诗，他都能说出孩子的名字，都能念出孩子写的诗句。

如果你是外地人，初来乍到，像我一样，随意地走在大街小巷上，迎面而来的，可能就是一个不化妆的“李白”，他会和你谈诗，会叫你读书，你不用担心会不会，他念一行诗，你跟着念一行诗，整个翁城都有了回应。你吃一个早餐，坐在身边的小孩子，有可能就是你手中拿着的《翁城孩子的诗》诗集里的一名诗人。你千万不要小看，翁城的诗人，写出来的诗，通透得就像大腊岭流淌下来的清泉，那份优美与丰富的想象力，就是田间整整齐齐的果蔗和家中生长的一盆盆兰花……

走在翁城的乡间，山就倒影在马东溪的清流上，透过半个月亮的双孔桥，远处翁城的美景就像一幅幅油画，从小桥走过的人，与桥下的倩影，不论从哪个角度看，都是一首乡间的抒情小诗。

翁城人住在一个圆圆的月亮里，生活在一个神奇的“聚宝盆”上，遍地都是甜蜜的事业：一片片都是甘蔗林，一畦畦都是甘蔗地，一条条都是笔挺挺的甘蔗，迎风招展，寒风中显得更加清冽甘甜。

哦，终于明白，翁城为何有一个“翁”字的由来。翁，父也，一座山。除了山川形胜，每一个人都是“主人翁”。这里的客家文化，餐桌上圆溜溜的土猪肉丸，口中的大肉粽，眼中抖姜奶茶的美女，心中的翁城八景，还有敬不完的地窖酒，读不完翁城的孩子诗歌。还有在坝子余村小组遇上热情洋溢、诗情满满的杨阿姨；一号仓库，一群穿旗袍，会吟诗的“杨新娘”；墙壁上挂满翁城人的画作……

走在翁城的冬天里，一半是兰香，一半是蔗甜，一半是写诗的“李白”，一半是读书的孩子。一座用幸福筑成的小山城，一座用诗歌分行出来的小镇……

一群像诗一样生活的翁城人。

（题字：何世良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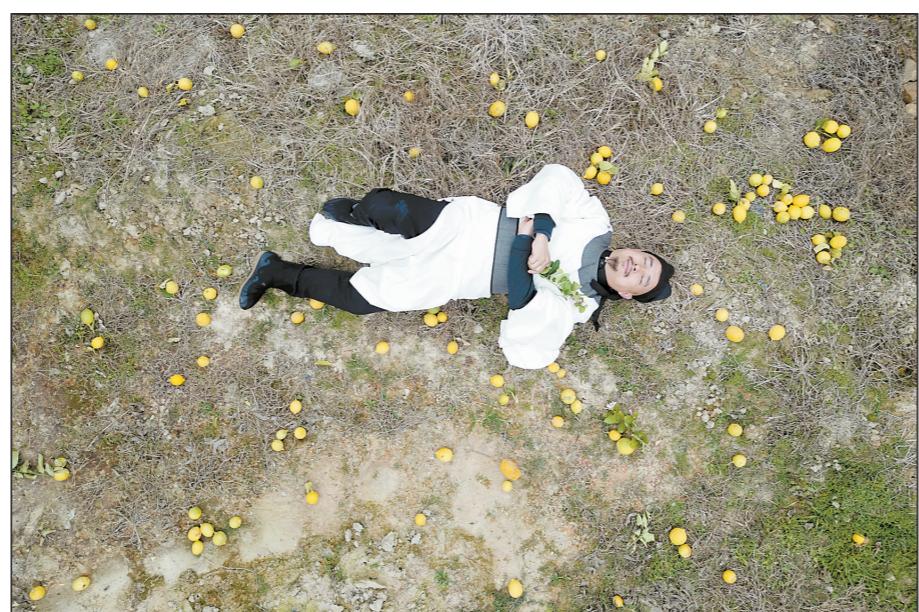
腊岭前，装甘蔗的身影，读诗的“李白”



小学生成了“李白”的粉丝



“李白”领杨阿姨读诗



柠檬树下的诗梦



夜市上，“李白”与搭客师傅读《翁城孩子的诗》



婴儿的百日宴上，“李白”为丰哥（左一）的孙子读诗送祝福



“李白”为正在砍甘蔗的农民兄弟读诗



“李白”像一束光，穿行在翁城大街小巷上